











PL  
2677  
L8  
1722  
V.6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十一

後學雙峰年羹堯重訂

金壇王汝驤

同校

太倉張泰基

中書奏議

五

論裴延齡姦竊書一首

十一月三日具官臣某惶恐頓首獻書皇帝陛下臣聞君子小人用捨不並國家否泰恒必由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於是上下交而萬物通此所以爲泰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於是上下不交而萬物不通此所以爲否也夫小人於蔽明害理如目之有昧耳之



有充嘉穀之有螽梁木之有蠹也昧離婁之目則天地四方之位不分矣充子野之耳則雷霆蠅黽之聲莫辨矣雖后稷之稽禾易長畝而螽傷其本則零瘁而不植矣雖公輸之巧臺成九層而蠹空其中則圯折而不支矣是以古先聖哲之立言垂訓必殷勤切至以小人爲戒者豈將有意讎而沮之哉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博傷善之釁深所以有國有家者不得不去耳其在周易則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在尚書則曰除惡務本去邪勿疑在毛詩則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曾是培



克斂怨以爲德盜言孔甘亂是用餒讒人罔極交亂  
四國在論語則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在春秋則曰  
聚斂積實不知紀極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  
服讒蒐慝天下之人謂之四凶在禮記則曰小人行  
險以徼幸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使  
爲國家而災害並至雖有善人無如之何臣頃因讀  
書常憤此類不圖聖代目覩斯人戶部侍郎裴延齡  
者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敗  
亂無恥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培植斂怨  
爲匪躬以靖譖服讒爲盡節摠典籍之所惡以爲智

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爲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伏惟陛下協放勳文思之德而鑒其方鳩倖功體仲尼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堅僞則天討斯得聖化允孚小往大來孰不欣幸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祕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今請粗舉數事用明欺罔大端悉非隱微皆可覆驗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爲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願擇左右親信兼與舉朝公卿據臣所言閱實其事儻延齡罪惡無狀即臣之奏議是誣宜申典刑以制虛妄俾四海法朝廷之理兆人戴陛下之明得



失之間其體甚大不當復有疑慮使辨之不早以竟失天下之望也前歲秋首班宏喪亡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月之內遽銜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貯別庫以爲羨財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旣賴贏餘之資稍弘心意之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旣是虛言無以應命供辦皆承嚴約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鄽豪奪入獻追捕夫匠迫脅就功以勅索爲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爲稱而不償其傭都城之中列肆爲之晝閉興役之所

百工比於幽囚聚詛連羣遮訴盈路持綱者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爲言時有致詰爲言翻謂黨邪醜直天子轍下囂聲沸騰四方觀瞻何所取則蕩心于上斂怨於人欺天陷君遠邇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摠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太府攸職凡是太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按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絕姦欺其出納之數則每旬申聞其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貫珠財貨少多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諂公肆誣欺遂奏云左藏



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  
收得銀十三萬兩其正段雜貨百萬有餘皆是文帳  
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即是羨餘悉合移入  
雜庫以供別勅支用者其時特宣進止悉依所奏施  
行太府少卿韋少華抗表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  
申奏皆是見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姦計兩司旣相  
論執理須辨鞠是非臣等具以奏聞請定三司詳覆  
若左藏庫遺漏不謬隱匿固合抵刑如度支舉奏是  
虛誣誑亦宜得罪陛下旣不許差三司按問又不令  
檢奏辨明度支言太府隱漏至多而少華所任如舊

太府論度支姦欺頗甚而延齡見信不渝枉直兩存  
法度都弛以在庫之物爲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爲  
羨餘之費罔上無畏示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國  
之府庫用寘貨財物合入官則納於其內事合給用  
則出乎其中所納無非法之財所出無不道之用坦  
然明白何曲何私而延齡險猾售姦詭譎求媚遂於  
左藏之內分建六庫之名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主  
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爲家國不足則取之於  
人人不足乃資之於國在國爲官物在人爲私財何  
謂贏餘復須別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暴法以刻



斂私財捨此二途其將焉取陛下方務崇信不加檢  
裁延齡旣怙寵私益復放肆遂錄積久逋欠妄云察  
獲姦賊總計緡錢八百餘萬聽其言則利益雖大考  
其事則虛誕自彰或是水火漂焚或緣旱澇傷敗或  
因兵亂散失或遭寇賊斂數或准法免徵或經恩合  
放或人戶逃逸無處追尋或綱典拘囚不克填納或  
沒入店宅歲久摧殘或收獲舟船年深破壞類皆如  
此難以殫論在人者並無可科徵屬官者悉不任貨  
賣但存名額虛掛簿書大抵錢穀之司皆恥財物減  
少所以相承積累不肯滌除每當計奏之時常充應

在之數延齡苟稱察獲遂請徵收恢張利門誘動天  
聽貽誚侮於方岳賈愁怨於烝黎于茲累年一無所  
得其爲疎妄亦曰殆哉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  
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姦威旣沮於四方儉態復行  
於內府由是蹂躪官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爲課  
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諸州輸  
送布帛度支不務準平抑制市人賤通估價計其所  
折即更下徵重困疲氓展轉流弊旣彰忍害且示不  
誠及其支送邊州用充和糴則於本價之外例增一  
倍有餘布帛不殊貴賤有異剝徵罔下旣以折估爲



名抑配傷人又以出估爲利事多矛盾交駭物情窮  
邊疆夫痛憤切於骨髓下土編戶冤叫徹於蒼旻而  
延齡以冒取折估爲公忠苟得出估爲賸利所謂失  
人心而聚財賄亦何異割支體以徇口腹哉殊不寤  
支體分披口安能食人心離析財豈能存此又罪之  
大者也平原遠鎮扼制蕃戎五原要衝控帶靈夏芟  
夷榛蕪翦逐豺狼崎嶇繕完功力纔畢地猶負絕勢  
頗孤危新集之兵志猶未固尤資贍恤俾漸安居頻  
勅度支令貯軍糧常使平原有一年之蓄鹽州積半  
年之儲循環轉輸不得闕數近者二鎮告急俱稱絕

糧陛下召延齡令赴中書遣希顏宣旨質問延齡確  
言饋餉不絕儲蓄殊多歲內以來必無闕乏希顏懼  
其推互邀令草狀自陳狀亦如言略無疑畏陛下覽  
其所奏翻謂軍吏不誠遂遣中官馳往檢覆道路無  
轉運之跡軍城無旬日之儲將卒嗷嗷幾將不守有  
如是之顛沛有如是之欺謾按驗旣明恩勞靡替其  
爲蠱媚曠代罕聞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憲度會府  
是司位列諸郎猶應辰象任居六事實代天工內揔  
輶於庶官外敷化於列郡舉措繫生靈之命得失關  
理亂之源爲人軌儀安可容易未有大官弛縱而能



使羣吏服從朝典陵遲而欲禁天下暴慢是以天寶  
將季楊國忠爲吏部尚書亟於私庭詮集選士果令  
逆豎得以爲詞史策書之足爲國恥而延齡放情亂  
紀又甚國忠懈於夙興多闕會朝之禮徇其鄙次大  
隳省署之儀徙郎曹於里閭視公事於私第盡室飫  
宮廚之饌填街持簿領之書復有諸部參辭四方申  
請決遣資其判署去就俟其指撝延齡或聚客大誇  
不令白事或縱酒憑怒莫敢入言至有迫切而來逾  
旬未省輸納之後累月不歸資糧罄於滯淹筋力困  
於朝集晨趨夕散十百爲羣里中喧闐常若闐闐衢

巷列屠沽之肆邑居成逆旅之津離次慢官虐人斃  
法求之今古鮮有其倫此又罪之大者也揔領財賦  
號爲殷繁自必識究變通智權輕重大不失體細能  
析微濟之以均平莅之以勤肅近無滯事遠無壅情  
綱條之下無亂繩鑒照之內無隱匿然後人不困而  
公用足威不厲而姦吏懲苟或未然則非稱職況延  
齡以素本僻戾之質而加之以狂躁滿盈旣懵且驕  
事何由理遂以國家大計委於胥吏末流當給者無  
賄而不支應徵者受賕而縱免紀綱大壞貨賂公行  
苟操利權實竊邦柄近者度支小吏屢爲府縣所繩



鞠其姦賊無不狼籍通結動連於節將交私匪止於  
苞苴威福潛移乃至於是職司失序固亦可知此又  
罪之大者也風教之大禮讓爲先禮讓之行朝廷爲  
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羣士之所楷模觀而効焉  
必有甚者是以朝廷好禮則俗尚敬恭朝廷尊讓則  
時恥貪競朝廷有失容之慢則凌暴之弊播於人朝  
廷有動色之爭則攻鬪之禍流於下聖王知其然也  
故選建賢德以爲公卿使人具瞻不諭而化昔周之  
方盛多士盈朝時靡有爭用能俾乂故其詩曰慎爾  
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又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

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羣臣相與事上敬而能和言語動作靡有不善也周德旣衰小人在位務相侵侮以至危亡故其詩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又曰旣之陰汝反予來嚇又曰涼曰不可覆背善詈言小人得志惡怒是憑肆其褊心以相詬病也陛下勤修儀式以靖四方慎選庶官以貞百度內選則股肱耳目外選則垣翰藩維濟濟師師咸欽至化庶相感率馴致大和而度支憑寵作威恃權縱暴侵刻軍鎮匱闕資糧將帥每使申論延齡率加毀訾或指誣隱盜或謗訐陰私或數其出處賤微或億其心志邪悖詞皆醜



媒事悉加誣匹夫見凌猶或生患況將帥素加委遇  
多著勲庸縱有踰分取求但宜執理裁處苟當其所  
孰敢不從豈可對彼偏裨恣行侵辱使其慚覲於麾  
下憤恥於朝廷惟口起羞諒非細故爲國聚釁實由  
斯人而又虐害羣司幸其闕敗蔑彼彝典逞於克懷  
氣吞等夷隸蓄郎吏時有履道而不爲屈撓守官而  
莫肯由從遭其詆訶事則尤劇或辱兼祖父或毀及  
家門皆名教所不忍聞敘述所不堪紀其爲構陷抑  
復多端故示克威使人懾憚人之狂險乃至於斯上  
虧大猷下扇流俗魚然禮義之府蟻汙清明之朝此

又罪之大者也度支舊管牛驢三千餘頭車八百餘乘循環載負供饋邊軍既有番遞之倫永無科配之擾延齡苟逞近効不務遠圖廢其葺修減其芻秣車破畜耗略無孑遺每須載運軍資則令府縣差雇或有卒承別旨須赴促期遂於街市之間虜奪公私雜畜披猖頗甚費損尤多吏因生姦人不堪命所減者則奏以爲利所費者則隱而不論破實徇虛多如此類度支應給宮內及諸司使萬葉薪炭等除稅草之外餘並市供所用旣多恒須貯備舊例每至秋穫之後冬收之時散開諸場遂便和市免費高價復資貧



人公私之間頗謂兼濟延齡悉隳舊制但飾姦情旋計芻薪價錢以爲節減剩利及乎春夏之際藁秸已殫霖潦之中樵蘇不繼軍廩輟莖官廚待然告闕頻煩於聖聰徵催絡繹於省署崎嶇求買何暇計量糜損官錢不啻累倍聯蹇狼狽率以爲常此則睿鑒之所明知物情之所深駭事之舛繆觸緒皆然臣愚以謂若斯之流不過歲費國家百萬緡錢及事體非宜耳其爲罪惡未足傾危事之可憂不在於此是以不復詳舉以煩聽覽也至如矯詭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爲自非狀迹尤彰

足致其禍者又難以備陳也延齡有詐僞亂邦之罪  
七而重之以耗斲闕遺愚智共知士庶同憤以陛下  
英明鑒照物無遁情固非延齡所能蔽虧而莫之辨  
也或者聖旨以其甚招嫉怨而謂之孤貞可託腹心  
以其好進讒諛而謂之盡誠可寄耳目以其縱暴無  
畏而謂之強直可肅姦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謂之智  
能可富財用將欲排衆議而收其獨行假殊寵而冀  
其大成倘陛下誠有意乎在茲臣竊以爲過矣夫君  
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爲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  
耳目爲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盡天



下之情夫以天下之心爲心則我之好惡乃天下之  
好惡也是以惡者無謬好者不邪安在私託腹心以  
售其側媚也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則天下之聰明  
皆我之聰明也是以明無不鑒聰無不聞安在偏寄  
耳目以招其蔽惑也夫布腹心而用耳目舜與紂俱  
用之矣舜之意務求已之過以與天下同欲而無所  
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歸心忠讜旣聞元德逾邁  
故虞書云臣作朕股肱耳目又云明四目達四聰言  
廣大也紂之意務求人之過以與天下違欲而溺於  
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離心險詖旣行昏德彌熾

故商書云崇信姦回大雅云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邪僻也與天下同欲者謂之聖帝與天下違欲者謂之獨夫其所以布腹心而任耳目之意不殊然於美惡成敗若此相遠豈非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哉太宗嘗問侍臣何者爲明君何者爲暗主魏徵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又曰秦之胡亥偏信趙高肆其姦欺卒至顛覆徵之此說理致甚明簡冊備書足爲鑒戒趙高指鹿爲馬愚弄厥君歷代流傳莫不痛憤陛下每覽前史詳考興亡固亦切齒於斯人傷心於其主臣謂鹿之與馬物



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而爲無指無而爲有陛下若不以時省察得無使後代嗟誚又甚趙高者乎斯愚臣所以焦慮疚懷以陛下爲過者良有所以也夫理天下者以義爲本以利爲末以人爲本以財爲末本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自古及今德義立而利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以喪邦失位者未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有德必有人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財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蓋謂此也自古及今德義不立而利用克宣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固位者亦未之有

焉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有聚斂之臣  
寧有盜臣無令侵削兆庶以爲天子取怨於下其有  
若此者行罰無赦蓋爲此也殷紂以貪冒失人而亡  
周武以散發得人而昌則紂之多藏適所以爲害已  
者之資耳尚何賴於財賄哉太宗亦云務蓄積而不  
恤人甚非國家之計隋氏不道聚斂無厭所實洛口  
諸倉卒爲李密所利此則前代已行之明効聖祖垂  
裕之格言是而不懲何以爲理陛下初膺寶曆志翦  
羣兇師旅繁興徵求濫廣權筭侵剥下無聊生是以  
涇原叛徒乘人怨咨白晝犯闕都邑眊庶恬然不驚



反與賊衆相從比肩而入宮殿雖蚩蚩之性靡所不  
爲然亦由德澤未浹於人而暴令驅迫以至於是也  
于時內府之積尚如丘山竟資堯渠以餌貪卒此時  
陛下躬覩之矣是乃失人而聚貨夫何利之有焉車  
駕旣幸奉天逆泚旋肆圍逼一壘之內萬衆所屯窘  
如涸流庶物空匱嘗欲發一健步出視賊軍其人懇  
以苦寒爲辭跪奏乞一襦袴陛下爲之求覓不致竟  
憫默而遣之又嘗宮壺之中服用有闕聖旨方以戎  
事之急不忍重煩於人乃剝親王飾帶之金賣以給  
直是時行從將吏赴難師徒倉黃奔馳咸未冬服漸

屬凝沍且無薪烝饑凍內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奮  
迅夜則映堞呻吟凌風颺冒霜霰踰旬而衆無攜貳  
卒能走强賊全危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  
耶唯以不厚其身不藏其資與衆庶同其憂患與士  
伍共其有無乃能使捐軀命而扞寇讎餒之不離凍  
之不憾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聖  
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効也及乎重圍旣解諸  
道稍通賦稅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復  
列瓊林大盈之司未賞功勞遽私賄玩甚沮惟新之  
望頗攜死義之心於是興誦興譏而軍士始怨矣財

聚人散不其然歟旋屬螽賊內攻翠華南狩奉天所  
積財貨悉復殲於亂軍旣遷岷梁日不暇給獨憑大  
順遂復皇都是知天子者以得人爲資以蓄義爲富  
人苟歸附何患茂資義苟修崇何憂不富豈在貯之  
內府方爲已有哉故藏於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於  
境內者諸侯之富也藏于囷倉篋匱者農夫商賈之  
富也柰何以天子之貴海內之富而猥行諸侯之棄  
德威守農商之鄙業哉陛下若謂厚取可以恢武功  
則建中之取旣無成矣若謂多積可以爲已有則建  
中之積又不在矣若謂徇欲不足傷理化則建中之



失傷已甚矣若謂斂怨不足致危亡則建中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禍成中興之功者良以陛下有側身修勵之志有罪已悔懼之詞罷息誅求敦尚節儉渙發大號與人更新故靈祇嘉陛下之誠臣庶感陛下之意釋憾迴慮化危爲安陛下亦當爲宗廟社稷建不傾不拔之永圖爲子孫黎元垂可久可大之休業懲前事徇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言豈宜更縱儉邪復行刻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盜言墮其姦計以爲搏噬拏攫怨集有司積聚豐盈利歸君上是又大繆所宜慎思夫人主

昏明繫於所任咎繇夔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濬哲之名皇甫聚樗之嬖行而周厲嬰顛覆之禍自古何嘗有小人柄用而災禍不及邦國者乎譬猶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蓄蠱以殒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蓄之家理有必然不可不察臣竊慮陛下以延齡之進獨出聖衷延齡之言多順宸旨今若以罪寘辟則似爲衆所擠故欲保持用彰堅斷若然者陛下與人終始之意則善矣其於改過不吝去邪勿疑之道或未盡善焉夫人之難知著自淳古試可乃已載於典謨陛下意其賢而

任之知其惡而棄之此理之常於何不可倘陛下猶未知惡但疑見擠固有象恭挾詐之人亦有黨邪害直之士所資考覈兩絕欺誣陛下以延齡爲能愚臣以延齡爲罪能必有跡罪必有端陛下胡不指明其所効之能以表忠賢按驗其所論之罪以考虛實與衆同辨示人不私若能跡可稱而罪端無據則是黨邪害直之驗也陛下當繩其傷善以勵事君罪端有徵而能跡無實則是象恭挾詐之驗也陛下當糾其包禍以戒亂邦如此則上之於下釋嫌構之疑下之於上絕偏惑之議何必忠邪無辨枉直莫分薰蕕同



藏其臭終勝此則小人道長之象也實時運否泰安  
危之所繫豈但有虧聖德不利善人而已乎陛下若  
以必與已同者爲忠良自我作者無改變如此則上  
之所欲莫不諂上之所失莫不從水火相濟不爲非  
金礪相須不爲是恥過作非不足戒捨已從人不足  
稱惟意是行則匡輔或幾乎息矣匡輔息則理不可  
致仲尼所謂一言喪邦者在於予之言而莫予違也  
事關興亡固不可忽希旨順默浸已成風獎之使言  
猶懼不旣若又阻抑誰當貢誠伏恐未亮斯言請以  
一事爲證只如延齡凶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近臣

下逮輿臺賤品誼誼談議億萬爲徒能以上言其人  
有幾陛下試令親信博採輿詞參校比來所聞足鑒  
人間情僞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旣極崇高又承渥澤  
豈不知觀時附會足保舊恩隨衆沉浮免貽厚責謝  
病黜退獲知幾之名黨姦苟容無見嫉之患何急自  
苦獨當豺狼上違懽情下餌讒口良由內顧庸昧一  
無所堪夙蒙眷知唯在誠直綢繆帳展一紀于茲聖  
慈旣以此見容愚臣亦以此自負從陛下歷播遷之  
艱跪覩陛下致興復之艱難至今追思猶爲心悸所  
以畏覆車而駭懼慮燬室而悲鳴蓋情激於衷雖欲

罷而不能自默也因事陳執雖已頻繁天聽尚高未  
垂諒察輒申悃款以極愚誠憂深故語煩懇迫故詞  
切以微臣自固之謀則過爲陛下慮患之計則忠糜  
軀奉君非所敢避沽名銜直亦不忍爲願迴睿聰爲  
國熟慮社稷是賴豈唯微臣不勝荷恩報德之誠謹  
昧死奉書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再拜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右臣聞於經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無曠庶官  
天工人其代之蓋謂士不可不多官不可不備敦付  
物以能之義闡恭已無爲之風此理道得失之所由  
也夫聖人之於愛才不唯仄席求思而已乃復引進  
以崇其術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善以重其言優祿  
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列之於朝則王室尊  
分之於土則藩鎮重故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長育人  
才書比梓人之理材旣勤樸斲惟施丹雘禮著造士  
易尚養賢蓋以人皆含靈唯所誘致如玉之在璞抵

擲則瓦石追琢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闕則汙泥疏濬則川沼是以書籍所載歷代同途祚屬殷昌必時多雋又運鍾衰季則朝乏英髦當在衰季之時咸謂無人足任及其雄才御寓淑德應期賢能相從森若林會然則興王之良佐皆是季代之棄才在季而愚當興而智乃知季代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獎勸之道亦有所不至焉故曰人皆含靈唯其誘致漢高稟大度故其時多魁傑不羈之材漢武好英風故其時富瓌詭立名之士漢宣精吏能故其時萃循良核實之能迨乎哀平桓靈昵比小人疎遠君子故其



時近習操國柄嬖戚擅朝權是知人之才性與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人才消長之所由也臣每於中夜竊自深惟朝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博訪二也求精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試乖方五也取舍違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夫多少相繆非嘉量不平輕重相欺非縣衡不定用之苟不得其道則主者實病而權量無尤故按名責實者選吏之權量也宰相者主權量之用也宰相之主吏猶司府之主財主吏在序進賢能主財在平頒秩俸假使用

財失節則司之者可以改易而秩俸不可以不頒主  
吏乖方則宰之者可以變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其  
行甚易其理甚明頃者命官頗異於是常以除吏多  
少准量宰相重輕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  
宰相見疎忌則擬議雖當而罕俞是使羣材仕進之  
窮通唯繫輔臣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合宜夫  
與奪者人主之利權名位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公器  
徇喜心不以利權肆忿志不以寡妨衆不以人廢官  
或其此處有脫誤阻執事而擁羣材所謂不澄源而防末流  
之患也經曰無以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士蓋

務大者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大猷嬖者或行  
異於莊莊者必性殊於嬖理勢相激宜其不同進賢  
援能諒君子之事遏惡揚善非小人所能君子以愛  
才爲心小人以傷善爲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沮  
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遽疑似公則不覆而縣信  
是以大道每隳於橫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失士啓讒  
多由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夫人之器  
局有圓方大小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閑劇之別名  
稱有虛實之異課績有升降之差將使官不失才才  
不失序在乎制法以司契擇人而秉鈞制之不得厥



中則其法可更而其契不可亂也擇之不當所任則其人可去而其秉不可奪也如或事多錯雜任靡適從而但役智以求精勞神而救弊則所救愈失所求愈麤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墮哉庶事隳哉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員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每有闕官須補或緣將命藉才宰司慎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未愜復命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於再至於三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獨見罔徇僉諧或擢自旁求不稽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多門

等差不倫聲實相反此所謂求精太過之患也臣聞  
耀乘之珠不能無類連城之璧不能無瑕矧伊有情  
寧免愆吝仲尼至聖也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爲言  
顏子殆庶也尚稱不遠而復無祇悔爲美況自賢人  
以降孰能不有過失哉珠玉不以瑕類而不珍髦彥  
不以過失而不用故元元之教曰常善救人則無棄  
人文宣亦云赦小過舉賢才齊桓不以射鉤而致嫌  
故能成九合之功秦穆不以一眚而掩德故能復九  
敗之辱前史序項籍之所以失天下曰於人之功無  
所記於人之過無所遺管仲論鮑叔牙不可屬國曰

聞人過終身不忘然則棄瑕錄用者霸王之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夫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修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纖芥必懲而才用不匱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俾人於變以致時雍陛下英聖統天威莊肅物好善旣切計過亦深一抵譴責之中永居嫌疑之地夫以天下士人皆求宦名獲登朝班千百無一其於修身勵行聚學樹官非數十年間勢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捐沒代不復則人



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此所謂嫉惡太甚之患也臣聞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察其言而觀其行又曰舉直措諸枉則民服舉枉措諸直則民不服然則舉措不可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稽訥寡言者未必愚喋喋利口者未必智鄙樸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愜可者未必忠故明主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凡制爵祿與衆共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然後苟安不行而貞實在位矣如或

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猶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此所謂程試乖方之患也天之生物爲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材有所合亦有所睽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是以巧梓順輪楠之用故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故駑驥無失性物旣若此人亦宜然其於行能固不兼具前志所謂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者才難不其然乎夫唯聖人方體全德賢之爲目猶有未周且以未周之才彌五百年而有一造次求備曷

由得人若夫一至之能偏稟之性則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帝王之盛莫盛唐虞臣佐之盛莫盛稷禹稷禹之比無非大賢然猶各任所能不務兼備故尚書序堯舜命官之美自稷禹咎益以降凡二十二人所命典司不踰一職用能平九土播百穀敷五教序五刑禮樂興和蠻夷率服洎鳥獸魚鼈亦罔不寧蓋由舉得其人任得其所鑒擇職授審之於初不求責於力分之外不沮撓於局守之內是以事極其理人盡



其材君垂拱於上臣濟美於下功焯當代名施無窮  
及其失也則升降任情首末異趣使人不量其器與  
人不由其誠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  
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  
所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  
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此所謂取捨違理  
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任又曰官  
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守  
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徒眩聰明以撓理化古者  
人風旣朴官號未多但別愚賢匪論資序不責人以

朝夕之効不計事於尺寸之差不以小善而褒升不以一眚而罪斥故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則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其所進者或自側微而納於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刺史高第者即遷爲郡守郡守高第者即入爲九卿從九卿即遷爲亞相相國是乃從六百石吏而至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久在其任亦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今縣邑有七等之異州府有九等之差同謂省郎即有前中後行郎中員外五等之殊並稱諫官則有諫議大夫補闕拾

遺三等之別洎諸臺寺率類於斯悉有常資各須循  
守若依唐虞故事咸以九載爲期是宜高位常苦於  
乏人下寮每嗟於白首三代爲理損益不同豈必樂  
于變易哉蓋時勢有不得已也至如鯀陞洪水績用  
靡成猶終九年然後殛竄後代設有如鯀之比者豈  
復能九年而始行罰乎臣固知其必不能也行罰欲  
速而進官欲遲以此爲稽古之方是猶却行而求及  
前人也頃者臣因奏事論及內外序遷陛下乃言舊  
例居官歲月皆久朕外祖曾作祕書少監一任經十  
餘年董晉將順睿情遂奏云臣於大曆中曾任祠部



司勲二郎中各經六考陛下之意頗爲宜然以臣蠢  
愚實有偏見凡徵舊例須辨是非是者不必渝非者  
不必守況於舊例之內自有舛駁之異哉先聖之初  
權臣用事其於除授類多徇情有一月屢遷有積年  
不轉迨至中歲君臣構嫌姑務優柔百事凝滯其於  
選授尤所艱難始以頗僻失平繼以疑阻成否至使  
彝倫闕敘庶位多淹是皆可懲曷足爲法夫覈才取  
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  
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  
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

約以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爲中道而議者暗於通理一槩但曰宜久其任得非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者乎夫列位分官緝熙帝載匪唯應務兼亦養才是以職事雖有小大閑劇之殊而俱不可曠缺者蓋備於時而用耳故記曰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唯經邦贊國之任則非有盛德不可以居故記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議者昧於明徵一槩但曰官無其人則闕得非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者乎今內外羣官考深合轉陞下或言其已有次第須且借留或謂其未著功勞

何用數改是乃循默者旣以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  
有成績而見淹雖能否或差而沉滯無異人之從宦  
積小成高至於內列朝行外登郡守其於更歷多已  
長年孜孜慎修計日思進而又淹逾考限亟易星霜  
顧懷生涯能不興歎殊異登延之義且乖勸勵之方  
夫長吏數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時  
俗常情樂新厭舊有始卒者其唯聖人降及中才罕  
能無變其始也砥勵之心必切其久也因循之意必  
萌加以盈無不虧張無不弛天地神化且難常全人  
之所爲安得皆當是以分分而度至丈必差銖銖而



稱至鈞必謬蒞職既久寧無咎愆或爲姦吏所持或坐深文所糾偶以一跌盡隳前功至使理行不終能名中缺豈非上失其制而推致以及於斯乎故聖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於必敗之地是以銳不挫而力不匱官有業而事有終此理之中庸故書以爲法遷轉甚速則人心苟而職業不固甚遲則人心怠而事守浸衰然則甚速與甚遲其弊一也陛下俯徇浮議謂協典謨久次當進者旣曰務欲且留缺負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則才彥何由進益理化

孰與交修此所謂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患也伏惟  
陛下憂勤務理夢想思賢體陶唐有虞聰明之德以  
敷求法太宗天后英邁之風以拔擢然而得人之盛  
尚愧前朝底乂之功未光當代良以七患未去三術  
未行而又睿察太深宸嚴太峻常人才器曷副天心  
故雖獲超升亦驟從黜廢人物殘瘁抑斯之由而議  
者莫究致弊之端但思革弊之策反以廣於進用爲  
情故以梗於除授爲精詳以避謗爲奉公之誠以摘  
瑕爲選士之要乃至稱毀紛糅美惡混并凡有遷升  
必遭掎撫聖德廣納不時發明小人多言益敢陰詐

以是眩惑目無全人進用之意轉疑汲引之途漸隘  
舊齒旣凋敗幾盡下位或滯淹罕升故令官序失倫  
人才不長資望漸薄砥勵浸微高卑等衰殆不相續  
臣以竊位屬當序才懼曠庶官亟黷宸扆識不足  
以周物微誠不足以動天徒勤進善之心轉積妨賢  
之罪慚惶交慮焚灼盈懷凡除吏者非謗刺之所生  
必怨咎之所聚宰臣獲戾多起於茲屢屢上干何所  
爲利但以待罪鈞轄職思其憂兼迫於感恩願効之  
誠不得不冒昧言之耳其於裁擇用捨惟陛下圖之  
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十一

陸宣公集

卷二十一

七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十二

後學雙峰年羹堯重訂

金壇王汝驤

同校

太倉張泰基

中書奏議 六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一條

論兩稅之弊  
須有釐革

國朝著令賦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庸古者一井之地九夫共之公田在中籍而不稅私田不善則非吏公田不善則非民事頗纖微難於防檢春秋之際已不能行故國家襲其要而去其煩丁男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粟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



而收其租入故謂之租古者任土之宜以奠賦法國  
家就因往制簡而一之每丁各隨鄉土所出歲輸若  
絹若綾若絕共二丈綿三兩其無蠶桑之處則輸布  
二丈五尺麻三斤以其據丁戶調而取之故謂之調  
古者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後代多事其增十之國  
家斟酌物宜立爲中制每丁一歲定役二旬若不役  
則收其庸日準三尺以其出絹而當庸直故謂之庸  
此三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規模參考歷代之利害其  
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域人也固其  
裁規也簡其備慮也周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

身則有庸天下爲家法制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  
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以之厚生則不隄防而家  
業可久以之成務則不校閱而衆寡可知以之爲理  
則法不煩而教化行以之成賦則下不困而上用足  
三代創制百王是程雖維御損益之術小殊而其義  
則一也天寶季歲羯胡亂華海內波搖兆庶雲擾版  
圖隳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  
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源知簡之可從而  
所操不得其要舊患雖減新沴復滋救跛成痿展轉  
增劇凡欲拯其積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

時法弊則全革其法而又揆新校舊慮遠圖難規略未詳悉固不果行利害非相縣固不苟變所爲必當其悔乃亡若好革而不知原始要終斯皆以弊易弊者也至如賦役舊法乃是聖祖典章行之百年人以爲便兵興之後供億不恒乘急誅求漸隳經制此所謂時之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埽庸調之成規創兩稅之新制立意且爽彌綸又疎竭耗編氓日日滋甚夫作法裕於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作法裕於財未有不失人者也陛下初膺寶位思致理平誕發德音哀痛流弊念徵役之頻重憫烝黎



之困窮分命使臣敷揚惠化誠宜損上益下嗇用節財窒侈欲以盪其貪風息冗費以紓其厚斂而乃搜摘郡邑劾驗簿書每州各取大曆中一年科率錢穀數最多者便爲兩稅定額此乃採非法之權令以爲經制揔無名之暴賦以立恒規是務取財豈云恤隱作法而不以裕人拯病爲本得非立意且爽者乎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則豐富拙而兼惰則窶空是以先王之制賦入也必以丁夫爲本無求於力分之外無貸於力分之内故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

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竄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然後能使人安其居盡其力相觀而化時靡遁心雖有惰遊不率之人亦已懲矣兩稅之立則異於斯唯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曾不悟資產之中事情不一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囷倉直雖輕而衆以爲富有流通蓄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計估筭緡宜其失平長僞由是務輕費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

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爲姦  
毆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風俗不得不訛閭井不得  
不殘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但令  
本道本州各依舊額徵稅軍興已久事例不常供應  
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  
旣成新規須懲積弊化之所在足使無偏減重分輕  
是將均濟而乃急於聚斂懼或蠲除不量物力所堪  
唯以舊額爲準舊重之處流亡益多舊輕之鄉歸附  
益衆有流亡則已重者攤徵轉重有歸附則已輕者  
散出轉輕高下相傾勢何能止又以謀始之際不立



科條分遣使臣凡十餘輩專行其意各制一隅遂使人殊見道異法低昂不類緩急不倫逮至復命于朝竟無類會裁處其於踳駁胡可勝言利害相形事尤非便作法而不以究微防患爲慮得非彌綸又疎者乎立意且爽彌綸又疎凡厥疲人已嬰其弊就加保育猶懼不支況復亟繚勞絲重傷宿痾其爲擾病抑又甚焉請爲陛下舉其尤者六七端則人之困窮固可知矣大曆中紀綱廢弛百事從權至於率稅少多皆在牧守裁制邦賦旣無定限官私懼有闕供每至徵配之初例必廣張名數以備不時之命且爲施惠

之資應用有餘則遂減放增損既由郡邑消息易協物宜故法雖久利而人未甚瘁及摠雜徵虛數以爲兩稅恒規悉登地官咸繫經費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一也本懲賦斂繁重所以變舊從新新法旣行已重於舊旋屬征討國用不充復以供軍爲名每貫加徵二百當道或增戎旅又許量事取資詔敕皆謂權宜悉令事畢停罷息兵已久加稅如初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二也定稅之數皆計緡錢納稅之時多配綾絹往者納絹一疋當錢三千二百文今者納絹一疋當錢一千五六百文往輸其一

者今過於二矣雖官非增賦而私已倍輸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三也諸州稅物送至上都度支頒給羣司例皆增長本價而又繆稱折估抑使剝徵姦吏因緣得行侵奪所獲殊寡所擾殊多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四也稅法之重若是旣於已極之中而復有奉進宣索之繁尚在其外方岳頗拘於成例莫敢闕供朝典又束以彛章不許別稅綺麗之飾紈素之饒非從地生非自天降若不出編戶之筋力骨髓將安所取哉於是有巧避微文曲承睿旨變徵役以召雇之目換科配以和市之名廣其課而狹償其庸精其入而麤



計其直以召雇爲目而捕之不得不來以和市爲名而迫之不得不出其爲妨抑特甚常徭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五也大曆中非法賦斂急備供軍折估宣索進奉之類者旣並收入兩稅矣今於兩稅之外非法之事復又並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六也建中定稅之始諸道已不均齊其後或吏理失宜或兵賦偏重或癘疾鍾害或水旱薦災田里荒蕪戶口減耗牧守苟避於殿責罕盡申聞所司姑務於取求莫肯矜恤遂於逃死闕乏稅額累加見在疲甿一室已空四隣繼盡漸行增廣何由自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七也

自至德訖於大曆二十年餘兵亂相乘海內罷弊幸  
遇陛下紹膺寶運憂濟生靈誕敷聖謨痛矯前弊重  
愛人節用之旨宣輕徭薄賦之名率土烝黎感涕相  
賀延頸企踵咸以爲太平可期旣而制失其中斂從  
其重頗乖始望已沮羣心因之以兵甲而煩暴之取  
轉加繼之以獻求而靜約之風浸靡臣所知者纔梗  
槩耳而人益困窮之事已有七焉臣所不知何啻於  
此陛下倘追思大曆中所聞人間疾苦而又有此七  
事重增於前則人之無聊不問可悉昔魯哀公問於  
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哀公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  
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  
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而無怨節而  
無貧和而無寡安而無傾漢文恤患救災則命郡國  
無來獻是以人爲本以財爲末人安則財贍本固則  
邦寧今百姓艱窮非止不足稅額類例非止不均求  
取繁多非止來獻誠可哀憫亦可憂危此而不圖何  
者爲急聖情重慎每戒作爲伏知貴欲因循不敢盡  
求釐革且去其太甚亦足小休望令所司與宰臣參  
量據每年支用色目中有不急者無益者罷廢之有



過制者廣費者減節之遂以罷減之資迴給要切之用其百姓稅錢因軍興每貫加徵二伯者下詔停之用復其言俾人知信下之化上不令而行諸道權宜加徵亦當自請蠲放如是則困窮之中十緩其二三矣供御之物各有典司任土之宜各有常貢過此以往復何所須假欲崇飾燕居儲備賜與天子之貴寧憂乏財但敕有司何求不給豈必旁延進獻別徇營求減德示私傷風敗法因依縱擾爲害最深陛下臨御之初已弘清淨之化下無曲獻上絕私求近歲以來稍渝前旨今但滌除流誤振起聖猷則淳風再興

賄道中寢雖有貪饕之輩曷由復肆侵漁州郡羨財  
亦將焉往若不上輸王府理須下紓疲人如是則困  
窮之中十又緩其四五矣所定稅物估價合依當處  
月平百姓輸納之時累經州縣簡閱事或涉於姦冒  
過則不在戶人重重剝徵理甚無謂望令所司應諸  
州府送稅物到京但與色樣相符不得虛稱折估如  
濫惡尤甚給用不充唯罪元納官司亦勿更徵百姓  
根本旣自端靜枝葉無因動搖如是則困窮之中十  
又緩其二三矣然後據每年見供賦稅之處詳諭詔  
旨咸俾均平每道各令知兩稅判官一人赴京與度

支類會參定通計戶數以配稅錢輕重之間大約可  
准而又量土地之沃瘠計物產之少多倫比諸州定  
爲兩等州等下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少州等高者其  
每戶配錢之數多多少已差悉令折衷仍委觀察使  
更於當管所配錢數之內均融處置務盡事宜就於  
一管之中輕重不得偏併雖或未盡齊一決當不甚  
低昂旣免擾人且不變法粗均勞逸足救凋殘非但  
徵賦易供亦冀逋逃漸息俟稍寧阜更擇所宜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二條

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

夫國家之制賦稅也必先導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什一焉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則不征非土之所有則不貢謂之通法歷代常行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而五材之用為急五材者金木水火土也水火不資於作為金木自產於山澤唯土爰播植非力不成衣食之源皆出於此故可以勉人功定賦入者唯布麻繒纊與百穀焉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准又立貨泉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為國之利權

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人之所爲者故租稅取焉官之所爲者故賦斂捨焉此又事理著明者也是以國朝著令稽古作程所取於人不踰其分租出穀庸出絹調雜出繒纈布麻非此族也不在賦法列聖遺典粲然可徵曷常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違任土之通方効筭緡之末法不稽事理不揆人功但估資產爲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

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且百姓所營  
唯在耕織人力之作爲有限物價之貴賤無恒而乃  
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有限之產以奉無恒之輸  
納物賤則供稅之所出漸多多則人力不給納物貴  
則收稅之所入漸少少則國用不充公私二途常不  
兼濟以此爲法未之前聞往者初定兩稅之時百姓  
納稅一疋折錢三千二百文大率萬錢爲絹三疋  
價計稍貴數則不多及乎頒給軍裝計數而不計價  
此所謂稅入少而國用不充者也近者百姓納絹一  
疋折錢一千五六百文大率萬錢爲絹六疋價旣轉



賤數則漸加向之蠶織不殊而所輸尚欲過倍此所謂供稅多而人力不給者也今欲不甚改法而粗救災害者在乎約循典制而以時變損益之臣謂宜令所司勘會諸州府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仍依庸調舊制各隨鄉土所宜某州某年定出稅布若干端某州某年定出稅絹若干疋其有絕綿雜貨亦隨所出定名勿更計錢以爲稅數如此則土有常制人有常輸衆皆知上令之不遷於是其一其心而專其業應出布麻者則務於紡績供綿絹者則事

於蠶桑日作月營自然便習各修家技皆足供官無  
求人假手之勞無賤鬻貴買之費無暴徵急辦之弊  
無易常改作之煩物甚賤而人之所出不加物甚貴  
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而國足事均而法行此  
直稍循令典之舊規固非創制之可疑者也然蚩蚩  
之俗罕究事情好騁異端妄行沮議臣請假爲問荅  
以備討論陛下誠有意乎憐愍蒼生將務救恤但垂  
聽覽必有可行議者若曰每歲經費所資大抵皆約  
錢數若令以布帛爲額是令支計無憑荅曰國初約  
法已來常賦率由布帛輸二甲子制用不愆何獨當

今則難支計且經費之大其流有三軍食一也軍衣二也內外官月俸及諸色資課三也軍衣固在於布帛軍食又取於地租其計錢爲數者獨月俸資課而已制祿唯不計錢故三代以食人衆寡爲差兩漢以石數多少爲秩蓋以錢者官府之權貨祿者吏屬之常資以常徇權則豐約之度不得恒於家以權爲常則輕重之柄不得專於國故先王制祿以食而平貨以錢然後國有權而家有節矣況今餽餉方廣倉儲未豐盡復古規或慮不足若但據羣官月俸之等隨百役資課之差各依錢數少多折爲布帛定數某官



月給俸絹若干疋某役月給資布若干端所給色目精麤有司明立條例便爲恒制更不計錢物甚賤而官之所給不加物甚貴而私之所稟不減官私有准何利如之生人大端衣食爲切有職田以供食有俸絹以供衣從事之家固足自給以茲制事誰曰不然夫然則國之用財多是布帛定以爲賦復何所傷議者若曰吏祿軍裝雖頒布粟至於以時斂糴用權物價重輕是必須錢於何取給荅曰古之聖人所以取山澤之蘊材作泉布之寶貨國專其利而不與人共之者蓋爲此也物賤由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

散之使輕物貴由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斂之  
使重是乃物之貴賤繫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於  
官之盈縮官失其守反求於人人不得鑄錢而限令  
供稅是使貧者破產而假資於富有之室富者蓄貨  
而竊行於輕重之權下困齊人上虧利柄今之所病  
諒在於斯誠宜廣卽山殖貨之功峻用銅爲器之禁  
苟制持得所則錢不乏矣有糴鹽以入其直有榷酒  
以納其資苟消息合宜則錢可收矣錢可收固可以  
斂輕爲重錢不乏固可以散重爲輕弛張在官何所  
不可慮無所給是未知方議者若曰自定兩稅以來

恒使計錢納物物價漸賤所納漸多出給之時又增  
虛估廣求羨利以贍庫錢歲計月支猶患不足今若  
定供布帛出納以平軍國之資無乃有闕荅曰自天  
寶以後師旅數起法度消亡肅宗撥滔天之災而急  
於功賞先帝邁含垢之德而緩於糾繩由是用頗殷  
繁俗亦靡弊公賦已重別獻繼興別獻既行私賂競  
長誅求刻剥日長月滋積累以至於大曆之間所謂  
取之極甚者也今旣摠收極甚之數定爲兩稅矣所  
定別獻之類復在數外矣間緣軍用不給已嘗加徵  
矣近屬折納價錢則又多獲矣比於大曆極甚之數



殆將再益其倍焉復幸年穀屢豐兵車少息而用常不足其故何哉蓋以事逐情生費從事廣物有劑而用無節夫安得不乏乎苟能黜其情約其用非但可以布帛爲稅雖更減其稅亦可也苟務逞其情侈其用非但行今重稅之不足雖更加其稅亦不足也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爲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旣衰則乃反是量出爲入不恤所無故魯哀公問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有若對以盍徹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  
餘是乃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  
能節則雖虛必盈衛文公承滅國之餘建新徙之業  
革車不過三十乘豈不甚殆哉而能衣大布冠大帛  
約已率下通商務農卒以富強見稱載籍漢文帝接  
秦項積久傷夷之弊繼高呂革創多事之時家國虛  
殘日不暇給而能躬儉節用靜事息人服弋綵履革  
舄却駿馬而不御罷露臺而不修屢賜田租以厚烝  
庶遂使戶口蕃息百物阜殷乃至鄉曲宴遊乘牝犢  
者不得赴會子孫生長或有積數十歲不識市鄽御

府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國  
富於上人安於下生享遐福沒垂令名人到於今稱  
其仁賢可謂盛矣太宗文皇帝收合板蕩再造寰區  
武德年中革車屢動繼以災歉人多流離貞觀之初  
薦屬霜旱自關輔綿及三河之地米價騰貴斗易一  
縑道路之間餒殍相藉太宗敦行儉約撫養困窮視  
人如傷勞徠不倦百姓有鬻男女者出御府金帛贖  
還其家嚴禁貪殘慎節徭賦弛不急之用省無事之  
官黜損乘輿斥出宮女太宗嘗有氣疾百官以大內  
卑濕請營一閣以居尚憚煩勞竟不之許是以至誠



上感淳化下敷四方大和百穀連稔貞觀八年以後  
米升至四五錢俗阜化行人知義讓行旅萬里或不  
齎糧故人到於今談帝王之盛則必先太宗之聖功  
論理道之崇則必慕貞觀之故事此三君者其經始  
豈不艱窘哉皆以嗇用愛人竟獲豐福是所謂能節  
雖虛必盈之効也秦始皇據嶠函之固藉雄富之業  
專力農戰廣收材豪故能芟滅暴强宰制天下功成  
志滿自謂有太山之安貪欲熾然以爲六合莫予違  
也於是發閭左之戍徵太半之賦進諫者謂之宣謗  
恤隱者謂之收恩故徵發未終而宗社已泯漢武帝

遇時運理平之會承文景勤儉之積內廣興作外張  
甲兵侈汰無窮遂至殫竭大搜財貨筭及舟車遠近  
騷然幾至顛覆賴武帝英姿大度付任以能納諫無  
疑改過不吝下哀痛之詔罷征伐之勞封丞相爲富  
民侯以示休息邦本搖而復定帝祚危而再安隋氏  
因周室平齊之資府庫充實開皇之際理尚清廉是  
時公私豐饒議者以比漢之文景煬帝嗣位肆行驕  
奢竭耗生靈不知止息海內怨叛以至於亡此三君  
者其所憑藉豈不豐厚哉此皆以縱欲殘人竟致感  
喪是所謂不節則雖盈必竭之効也秦隋不悟而遂

滅漢武中悔而獲存乃知懲與不懲覺與不覺其於得失相遠復有存滅之殊安可不思安可不懼今人窮日甚國用歲加不時節量其勢必蹙而議者但憂財利之不足罔慮安危之不持若然者則太宗漢文之德曷見稱秦皇隋煬之敗靡足戒唯欲是逞復何規哉幸屬休明將期致理急聚斂而忽於勤恤固非聖代之所宜言也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三條

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

夫欲施教化立度程必先域人使之地著古之王者設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恩猶懼其未也又教之族墳墓敬桑梓將以固人之志定人之居俾皆重遷然可爲理厥後又督之以出鄉遊墮之禁糾之以板圖比閭之方雖訓導漸微而檢制猶密歷代因襲以爲彝章其理也必謹於隄防其亂也必慢於經界斯道崇替與時興衰人主失之則不可御寰區守長失之則不可釐郡邑理人之要莫急於茲頃因兵興典制弛廢戶板之紀綱罔緝土斷之條

約不明恣人浮流莫克禁止縱之則湊集整之則驚  
離恒懷倖心靡固本業是以賦稅不一教令不行長  
人者又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  
行小惠競誘姦眩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招萃逋逃  
爲理化捨彼適此者旣謂新收而獲宥倏忽往來者  
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  
日重斂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情游服役則何  
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  
部之過也及夫廉使奏課會府考功但守常規不稽  
時變其所以爲長吏之能者大約在於四科一曰戶



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徵辦先  
期此四者誠吏職之所崇然立法齊人久無不弊法  
之所沮則人飾巧而苟避其網法之所勸則人興僞  
以曲附其文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僞  
萌生恒因沮勸而滋矣夫課吏之法所貴戶口增加  
者豈不以撫字得所人益阜蕃乎今或詭情以誘其  
姦浮苛法以析其親族苟益戶數務登賞條所誘者  
將議薄征已遽驚散所析者不勝重稅又漸流亡州  
縣破傷多起於此長吏相効以爲績安忍莫懲齊人  
相扇以成風規避轉甚不究實而務增戶口有如是

之病焉所貴田野墾闢者豈不以訓導有術人皆樂業乎今或牽率黎烝播植荒廢約以年限免其地租苟農夫不增而墾田欲廣新畝雖闢舊蓄反蕪人利免租頗亦從今年限纔滿復爲汙萊有益煩勞無增稼穡不度力而務闢田野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稅錢長數者豈不以旣庶而富人可加賦乎今或重困疲羸力求附益捶骨瀝髓隳家取財苟媚聚斂之司以爲仕進之路不恤人而務長稅數有如是之病焉所貴徵辦先期者豈不以物力優贍人皆樂輸乎今或肆毒作威殘人逞欲事有常限因而促之不量時宜

唯尚強濟絲不容纖粟不暇舂矧伊貧虛能不奔迸  
不怨物而務先徵辦有如是之病焉然則引人逋逃  
感人艱窘唯茲四病亦有助焉此由考覈不切事情  
而泛循舊轍之過也且夫戶口增加田野墾闢稅錢  
長數徵辦先期若不以實事驗之則真偽莫得而辨  
將驗之以實則租賦須加所加既出於人固有受其  
損者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  
數有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倘國家所設考課之  
法必欲崇於聚斂則如斯可矣將有意乎富俗而務  
理豈不刺謬歟當今之要在於厚人而薄財損上以



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則少損者所以招大益也  
人既厚矣財必贍焉則暫薄者所以成永厚也臣愚  
謂宜申命有司詳定考績往貴於加者今務於減焉  
假如一州之中所稅舊有定額凡管幾許百姓復作  
幾等差科每等有若干戶人每戶出若干稅物各令  
條舉都數年別一申使司使司詳覆有憑然後錄報  
戶部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  
戶均減率計減數多少以爲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  
通比校每戶十分減三分者爲上課十分減二分者  
次焉十分減一分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

戶比校殿罰法亦如之其百姓所出田租則各以去年應輸之數便爲定額每歲據徵更不勘責檢巡增闢者勿益其租廢耕者不降其數足以誘導墾植且免妨奪農功事簡體弘人必悅勸每至定戶之際但據雜產校量田旣自有恒租不宜更入兩稅如此則吏無苟且俗變澆浮不督課而人自樂耕不防閑而衆皆安土斯亦當今富人固本之要術在陛下舉而行之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四條

論稅期限迫切

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遂人所營恤人所乏借必以度斂必以時有度則忘勞得時則易給是以官事無闕人力不殫公私相全上下交愛古之得衆者其率用此歟法制或虧本末倒置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獨徭賦繁多夏無蠲貸至於徵收迫切亦不矜量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旣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

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繫遲速之間不過月旬之異一寬稅限歲歲相承遲無所妨速不爲益何急敦逼重傷疲人頃緣定稅之初期約未甚詳衷旋屬征役多故復令先限量徵近雖優延尚未均濟望委轉運使與諸道觀察使商議更詳定徵稅期限聞奏各隨當土風俗所便時候所宜務於紓人俾得辦集所謂惠而不費者則此類也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五條

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餒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  
爨而食之哉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於歉乏  
之外設備於災沴之前是以年雖大殺衆不恒懼夫  
水旱爲敗堯湯被之矣陰陽相寇聖何禦哉所貴堯  
湯之盛者在於遭患能濟耳凡厥哲后皆謹循之故  
王制記虞夏殷周四代之法乃云國無九年之蓄曰  
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  
周官司徒之屬亦云掌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阨縣鄙  
之委積以待凶荒王制旣衰雜以權術魏用平糴之



法漢置常平之倉利兼公私頗亦爲便隋氏立制始創社倉終於開皇人不饑饉貞觀初戴胄建積穀備災之議太宗悅焉因命有司詳立條制所在貯粟號爲義倉豐則斂藏儉則散給歷高宗之代五六十載人賴其資國步中艱斯制亦弛開元之際漸復修崇是知儲積備災聖王之急務也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君養人以成國人戴君以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然則古稱九年六畜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記所謂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良以此也

後代失典籍備慮之旨忘先王子愛之心所蓄糧儲  
唯計廩庾犬彘厭人之食而不知檢溝壑委人之骨  
而不能恤亂興於下禍延於上雖有公粟豈得而食  
諸故立國而不先養人國固不立矣養人而不先足  
食人固不養矣足食而不先備災食固不足矣爲官  
而備者人必不贍爲人而備者官必不窮是故論德  
昏明在乎所務本末務本則其末自遂務末則其本  
兼亡國本於人安得不務頃以寇戎爲梗師旅亟興  
惠恤之方多所未暇每遇陰陽愆候年不順成官司  
所儲祇給軍食支計苟有所闕猶須更取於人人之

凶荒豈遑賑救人小乏則求取息利人大乏則賣鬻  
田廬幸逢有年纔償逋債斂獲始畢糶糧已空執契  
擔囊行復貸假重重計息食每不充倘遇薦饑遂至  
顛沛室家相棄骨肉分離乞爲奴僕猶莫之售或行  
丐鄽里或縊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率計被其  
害者每歲常不下一二十州以陛下爲人父母之心  
若垂省憂固足傷惻幸有可救之道焉可捨而不念  
哉今賦役已繁人力已竭窮歲汲汲永無贏餘課之  
聚糧終不能致將樹儲蓄根本必藉官司助成陛下  
誠能爲人備災過聽愚計不害經費可垂永圖近者



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敕令貯戶部用  
救百姓凶饑今以蓄糧適副前旨望令轉運使摠計  
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得稅茶錢使均融分配各令  
當道巡院主掌每至穀麥熟時即與觀察使計會散  
就管內州縣和糴便於當處置倉收納每州令錄事  
參軍專知仍定觀察判官一人與和糴巡院官同勾  
當亦以義倉爲名除賑給百姓已外一切不得貸便  
支用如時當大稔事至傷農則優與價錢廣其糴數  
穀若稍貴糴亦便停所糴少多與年上下准平穀價  
恒使得中每遇災荒即以賑給小歉則隨事借貸大

饑則錄奏分頒許從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斂散遂以  
爲常如此則蓄財息債者不能耗吾人聚穀幸災者  
無以牟大利富不至侈貧不至饑農不至傷糴不至  
貴一舉事而衆美具可不務乎俟人小休漸勸私積  
平糴之法斯在社倉之制兼行不出十年之中必盈  
三歲之蓄弘長不已升平可期使一代黎人永無餒  
乏此堯湯所以見稱於千古也願陛下遵之慕之繼  
之齊之苟能存誠蔑有不至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六條

論兼并之家私  
斂重於公稅

國之紀綱在於制度商農工賈各有所專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材力勵廉隅是古今之所同不可得而變革者也代理則其道存而不犯代亂則其制委而不行其道存則貴賤有章豐殺有度車服田宅莫敢僭踰雖積貨財無所施設是以咸安其分罕徇貪求藏不偏多故物不偏罄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窮聖王能使禮讓興行而財用均足則此道也其制委則法度不守教化不從唯貨是崇唯力是騁貨力苟備無欲不成租販兼并下錮齊人



之業奉養豐麗上侔王者之尊戶蓄羣黎隸役同輩  
既濟嗜欲不虞憲章肆其貪恡曷有紀極天下之物  
有限富室之積無涯養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  
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傾千家之產則千家之業  
不得不空舉類推之則海內空乏之流亦已多矣故  
前代致有風俗訛靡氓庶困窮由此弊也今茲之弊  
則又甚焉夫物之不可掩藏而易以閱視者莫著乎  
田宅臣請又措其宅而勿議且舉占田一事以言之  
古先哲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夫蓋以一夫  
授田不得過於百畝也欲使人無廢業田無曠耕人

力田疇二者適足是以貧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  
淫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壞恣人  
相吞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  
依託強豪以爲私屬貸其種食賃其田廬終年服勞  
無日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  
貧富懸絕乃至於斯厚斂促徵皆甚公賦今京畿之  
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  
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  
於官稅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  
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穡人安

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貪財貨安得不  
墮昔之爲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謹經界豈虛設哉斯  
道浸亡爲日已久頓欲修整行之實難革弊化人事  
當有漸望令百官集議參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約  
爲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在深刻裕  
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  
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  
捨也 右臣前月十一日延英奏對因敘賦稅煩重  
百姓困窮伏奉恩旨令具條疏聞奏今且舉其甚者  
謹件如前臣聞於書曰無輕人事惟艱無安厥位惟



危此理之所以興也又曰厥後嗣王生則逸不知稼  
穡之艱難此亂之所由始也以陛下天縱聖哲事更  
憂危夙夜孜孜志求致理往年論及百姓必爲悽然  
動容每言朕於蒼生支體亦無所惜臣久叨近侍亟  
奉德音竊謂一代黔黎必躋富壽之域昨奏人間疾  
苦十分纔及二三聖情已甚驚疑皆謂臣言過當然  
則愁怨之事何由上聞煦育之恩何由下布典籍所  
戒信而有徵一虧聖猷實可深惜臣又聞於書曰非  
知之艱行之唯艱竊惟陛下所以驚疑於微臣之言  
者但聞之未熟耳此乃股肱耳目之任仰負於陛下

誠所謂知之非艱尚未足深累聖德也今則既知之矣願陛下勿復艱於所行居安思危億兆幸甚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十二終

吳下程際生刻

雙峰先生家塾中世以宣公奏議爲恒課蓋其堂構  
間嘉謨偉績是集不無欣助也向來坊本脫誤頗多  
先生留心是正久矣壬寅春汝驤同張子大復客公  
幕府奉命校讐欲付剞劂凡字屬疑誤而有本可對  
及文義顯然可以理斷者旣已釐訂無遺其有一二  
處諸本承譌已久無可參校者不敢輒以臆造致蹈  
康成改字之譏寧闕其文以俟博稽蓋其慎也如論  
守備事宜狀內云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過其入寇大  
至則謀其大以邀其歸謀其大三字今闕  
論朝官  
闕員狀內云或其阻執事以擁人才句據上  
昔人云  
下文義所落非止一二語今無可對亦闕  
校誤書如埽落葉今敢謂讐勘之餘必無脫漏而詳  
慎若此縱於魯魚亥豕之誤或間有之而金銀蚘蝨



之愆庶乎免矣康熙壬寅仲春望日金壇王汝驤敬識









